

● 黄豆米 著

山红谷黑

滇缅公



THE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山红谷黑

● 黄豆米 著

(京)新登字 145 号

山 红 谷 黑

黄豆米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安外六铺炕)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56 千

版次 1993 年 5 月 第 1 版

1993 年 5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100 册

书号 ISBN7-5008-1306-6/I. 312

定价 6.40 元

序《山红谷黑》

萧 乾

黄豆米三月来信，要我为她的长篇纪实《山红谷黑》作序。五月下旬，我为中央文史馆工作来滇，见到了这位对滇缅公路、对文学事业充满执著精神的青年女作家。谈话间，她对“老滇缅”的感情使我感动。这条公路修筑时，她还未出生呢。她是带着历史责任感来从事这项写作的。

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有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足以载入史册。滇缅公路真可称得上是“超级公路”。四十年代初，当沿海半壁山河沦陷之后，敌人以为这下可掐断了我们的喉咙。那时，滇缅公路就是我国对外唯一的通道。我们赖以御敌的武器、药品和器械都只能通过它来运进，同外界的关系也有赖于它来维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条公路同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的了。四十年代，滇缅公路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它是咱们的命根子。

感谢女作家黄豆米！当大家的笔都朝向现实生活中的热门话题时，她却揣上一面历史透视镜，偕同她的丈夫何金武，不辞劳苦地跑了几趟“老滇缅”，写出这篇令人缅怀过去、发人深省的

《山红谷黑》。作者站在现实的高点上，跨越时空：既描绘了这条传奇性公路的今天，又追忆了半个多世纪前它那万分艰巨的修筑过程。

他们二位是搭乘省公路局的交通汽车去的。三十年代末期我为《大公报》采访滇缅路时，首先面临的的就是交通问题。路还在修筑中，当然不会有公共汽车；而当时偌大的中国，恐怕找不到一位拥有专用汽车的记者。我是辗转托亲靠友才在属于一家银行的卡车上当了条“黄鱼”——一名靠人情搭车的乘客。从保山往西，就越走越荒凉了。原始森林里游荡着神秘吓人的“瘴气”——现在懂得那就是恶性疟疾。记得一晚在龙陵，我们四个人席地睡在一所牛圈里，身上盖了条苫布。头晚还有说有笑，次晨睡在我身旁的那位旅伴却不动弹了。再一摸，身冰凉，早已停止了呼吸。

那时滇缅边境的集市上，农民商贩只认银币或铜元——而且还在用着中有方孔的制钱。我掏出一张纸币想买点土产。一群打扮花俏的老乡却用好奇而又怀疑的眼光仔细摆弄了好一晌，最后还是摇着头退给了我。

那时一路上很难喝到一口茶水。每过小溪，我们都必去猫下腰用手捧喝上几口。从黄豆米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六十年代路工就从提篮里拿出五磅的暖水瓶了。惠通桥也从铁索变成了钢骨水泥的。她笔下九十年代的畹町街上，竟徜徉着穿港装筒裙、挽着男友去电影院的姑娘们了。如今，“大米自给有余，边贸年收入二亿三千万余元”，芒市机场上还起落着波音737。越是回顾过去，越能看到祖国前进的步伐。

公路是人修筑的，也是人保养的。写公路——正如写一切，都离不开人。这里，我们看到91岁的上海陆智程师傅和闽籍的蔡金山，他们和许许多多无名英雄一样，为了修这条公路而背井离乡在这里落户。文章写到汉彝杂居的寨子里的民族和谐，也看到潞江最后一任土司，如今当上了市政协副主席，多么惊心动魄、翻

天覆地的变化啊！

作者追忆了这条公路的过去，描绘了它的现在，也展望到它的未来。到 21 世纪，滇缅公路就将筑成一条半封闭式的高速公路了，而且它将成为沟通东亚与西亚之间的大动脉。

作为半个多世纪前滇缅公路修筑过程中曾经在这里跑过的一名老记者，我热烈向读者推荐这篇佳作。

1992 年 5 月 20 日

于昆明



1992年6月2日萧乾与作者合影于滇缅公路碧安一级路上。

第 一 章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第三天，亲自调兵遣将 电令指挥的蒋介石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完密电，静坐下来。

这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的会战一打响，日军迅速增兵，军舰、飞机、大炮和枪支匆匆朝上海运行，连侵占华北的力量也开始南移，他们乘袭击芦沟桥成功、攻占下天津和古都北平的气焰，想速战上海，打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这道门户。

“这趋势，日寇要打一场主力战。看来，他们已不耐烦于慢慢蚕食，要把中国一口吃下去了！”蒋介石低声自言。

“该去北极阁了。”贴身侍卫凑近蒋介石，递上一条白毛巾，轻声提醒道。

“唔？”蒋介石伸手掏出怀表瞧一眼，皱了皱眉，好像不该有任何事在此刻插进来打扰，“好吧。”他接过毛巾，擦一把汗浸浸的脸，扣紧脖领。侍卫从衣架上取下蒋介石的军帽，捧在胸前，挺直身体等待出门。

北极阁是来南京参加 8 月 12 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下榻处。蒋介石要来对龙云作一次礼节性拜访，以示

对这位“云南王”的亲近与器重。所以，坐在轿车里的蒋介石，还是刚才的思路：京沪杭几线都构筑钢筋水泥的重机枪巢作为阵地骨干，有战壕沟通，今日电令驻扎苏州一带的宋希濂三十六师向沪开进，归右翼军张发奎司令官指挥，而左翼军总司令官陈诚那边的兵力部署又该充实哪里？……车窗玻璃外热气袅袅升腾，蒋介石清瘦的脸庞上那冷峻的表情，倒让侍卫臆想出一些凉快。

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大计，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会上，全体高级将官的民族义愤都表现在要效死致胜的心情上，这是抗战初期全国所具有的一致情形。云南处于大后方，龙云明显感到前方的将领一时间成了人中英雄，而自己不能为抗战出大力好像矮人一截。在南京，他被抗战的热浪淹没了。尤其是响过日本飞机空袭警报后的几个夜晚，他彻夜难眠，一个想法很快如熟透的苹果，自然落地，只等机会进献。这一天，他全心地等待着蒋介石单独来访，好不容易捱磨到预定时间，见那辆黑色轿车驶进爬满青藤的园门，心热起来。轿车里，走出蒋介石。

“上海的战争恐难持久，南京受威胁……”在客厅沙发里，龙云习惯地扶了扶眼镜，欠起身子，试探着说。

蒋介石靠直在沙发背上的身体轻微移动一下。龙云从这无声的动作上看出对方愿听下去，顿一会，继续说：“上海既失，国际交通顿感困难，南方战区可能扩大，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要准备一条最可靠的国际通道。”

“你，有什么主意？”蒋介石这才把注意力从他的淞沪战场上拉回来，集中到龙云的谈话上。他见龙云突起的两颧发光，黝黑的皮肤泛红，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着喜悦的神色。除了嫡亲的将官外，龙云也是他喜爱但不太放心的人之一，云南那块地方是龙云的独立王国。

“我看，应立即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从缅甸出海达

印度洋，就不怕日军把我国海岸全部封锁。”

“好得很！好得很！”蒋介石没想到龙云这样沉得住气，把如此好的良策闷到现在才甩出来，真叫他喜上眉梢，“你的意见，怎样修？”

“滇缅公路由地方修筑，中央补助。”

“好！好！”蒋介石绽开一脸的笑。

“只是……”龙云皱下眉，仍用愉悦的口吻说，“怕时间是个大问题。”他面有难色地摆困难，——这种时候，本不该给满怀信心倾听自己打算的钧座添问题。

龙云一九二七年执掌滇政，修筑公路作为他的“四大要政”之一。第二年成立云南全省公路总局，他兼任督办。一九三五年第二届云南全省公路总局的督办，也由他兼任。这一年底，滇西省道从昆明修到了下关并全程通车。接下来的问题即是：由下关修筑至中缅边境，其走向线路及出口，有“腾永线”与“顺镇线”之争。“腾永线”为第一公路分局长李曰垓的主张，“顺镇线”是公路总局技监段纬主张，两者各有势力各呈道理，互不让步，这使龙云政府左右为难，所以再往前修的路就停下来了。

修滇西省道再展筑到边境，通缅甸，这本是滇人早有的愿望。比北方丝绸之路早两个世纪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自巴蜀入滇，经滇西出缅甸达身毒（印度）。滇西的马帮驿道，虽西汉就开凿，兴旺于唐代，清代鼎盛，到国民年间依然是物资运输的要道。

昆明至下关的四百多公里公路，整整修了十一年。下关再往边境修筑，不要说四百公里少不了，那一带是横断山脉最险峻的地段，有澜沧江、怒江两大峡谷，还有其它河流。按原先的时间修筑，那是又一个十一年。

“今日之局势，不是抗战求存，只有投降亡国。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临到这最后关头，便只有

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蒋介石虽正眼直视龙云，有点逼人的味道，可口吻却是和善的。

龙云不由得从每一个字眼里既受到感染、鼓舞，又觉得被蔑视，他那彝家人的自尊心轻易就刺着了，“是，钧座！国难临头，全民会不惜性命的！”

“好！我告诉交通部照你的建议办理。”蒋介石果断地说。

二

龙云从南京飞回，带着从蒋介石那里要来的大笔款项，滇西省道就要拓展成国道（昆明至下关原有公路作改善，下关延伸进边境出缅甸的路新开辟）。谁也没料到，日后的这条路竟成了东亚大陆的一大战场。

滇缅公路测量队为原云南省第一公路分局测量队的原班人马，队长吕廷相，甲组队副李德洪，乙组队副夏国光。测量队立即出发，进入横断山脉的险山恶水和茫茫原始森林中。

第二章

一

测到有小溪的凹地，土司府派来帮助砍树的摆衣（即傣族）汉子们都坐下了，有的四脚八叉躺下。累得不愿多走一步的测量队员立刻受到传染，腿一闪，瘫软下去。地上有厚厚的落叶，发着潮湿刺鼻的腐臭气味。新鲜的叶子下面是发黑的树叶，两相对比，说明腐烂速度之快，令人发悚。

“往前再走一点，起灶做饭……这地方不对头。”李德洪拄住一根树根，无力地说。

没人应他的话，都一个劲地粗声喘气。

前面依然是老树林。背后是刚爬下来的岩子，这下已被眼前的大树遮掩，不见一丁点影子。“看来，只好在这休息。连这几个本地人都不愿走。”李德洪这样在心里一说，竟整个身子靠在一棵老树上，不想动了。

没有风。没有野兽的动静。蝉鸣一阵高一阵低，整个凹地充斥这种像拨弄又如刮响金属所发生的刺耳声。

大伙觉得有些精神时，饥饿袭来了。不用李德洪下令，专门负责做饭的民伕——摆衣汉子已挖火塘、淘米，其他人在四周开

始捋干柴。树影向西拽时，这顿午饭结束。这是一天的测量中最舒服时光，摆衣人吃饭用手抓，饭和菜全包在芭蕉叶里，芭蕉到处有，需要时现摘，用完扔掉。测量队员也学这最简便的用餐法，每顿饭后，就地倒头躺着，想哼调的哼唱一首，想噉白话的随口说。

李德洪解开鞋子，让脚松一松。他双手揉着脚背脚板，起一层硬壳的脚板边缘还不断在打泡。摸到脚趾，大拇趾的指甲怎么会软如肉？他低头一细瞧，惊呼道：“指甲都走飞了！”

一个队员扒掉鞋子道：“我的指甲早裂开啰？再走一天，脚指都秃了。”

听得懂汉话，用汉话表达却吃力的摆衣人岩丙抬手扫扫耳朵，像赶走蚊虫一样，烦躁地接上说：“没有了，又长！”

火堆里的余炭还发红，岩丙蹲到旁边，从对襟衣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把包谷谷籽，撒在里面焐住。不一会，包谷籽噼叭噼叭地炸。不知岩丙是到哪儿的用房弄来包谷籽，衣襟口袋两大包地坠着。这几天，他炸的包谷花给大家增添了嚼口，于是在众人眼前，他敢大胆用汉话说，还学测量队员摆弄那三角架水平仪器。包谷籽都炸开花时，岩丙一仰身，斜伸手去够过李德洪脚边的树棍，接着就往火灰里刨包谷花。

“你做什么？”李德洪急红脸，提高声音制止道：“你放下！放下！”

岩丙惊诧地扭回头，见李德洪一步冲来，并夺下树棍。岩丙从没见这个斯文的“头目”发过火，以为这根树棍像他们每座寨子里的神树一样，触犯了要受天罚，所以一言不敢发。只有测量队员知道是咋回事。

这根被李德洪使用得两头光滑的树棍约一尺长，直瞄瞄的，上面刻有两个小缺口。岩丙怯怯地问：“魔棍？”

听这天真的问语，李德洪如释重负，觉得自己过火了，便抱

歉地望着岩丙解释说：“它是我离开不得手的工具，下坡做拐杖，一路拨开树枝、刺草、遇飞虫毒蛇野兽，做打棍，测量到小处，做尺子……”

岩丙边听边点头，最后把李德洪的话翻译为摆衣话给他们一块来的汉子听。

“什么东西都有用场的呵！”

“老古八代的人说，靠山吃山。”

大伙热闹地议论起来，上前的紧张气氛消散了。一个身子块大的测量队员哼起民家人的大本曲，时而吐出一句粗话，朝小溪边走去。

“小杨，我们该起身了。”李德洪朝他喊道。

“晓得喽！就来。”小杨没回头，继续哼唱着，尖声尖气的嗓音消失在溪边的树林后。

大家以为他到那里屙屎，就各自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青丝碧绿的溪水仅一步宽，往南流去的水边有不相连接的草坪。太阳从西南方向的大树间透射进来，有阳光的草坪通亮如翡翠，树影里的草坪暗似墨玉。这种明亮、纯净的景色在亚热带森林里常见，小杨是否因为哼起了大本曲而联想起家乡？洱海边的民家人，家家门前或粗或细都淌股泉水，水上搭块黑石板，出出进进，被踏得能照见人影……他忘记了自己来水边要做什么，痴迷地循着回忆想下去，脚不由身主地顺水流走，像是追上了往事。而越来越强烈的腐臭味、野兽尿尿的臊气味，他闻而不嗅。脚踩到腐烂成稀泥的野果、兽类、树叶和草根上，他也毫无知觉，鞋陷在了里面。突然，前面一块比较大的草坪上，有一团彩色雾气在阳光里袅袅聚散，时而泛出两三颗刺眼的星点。他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东西，苍山中和峰上的佛光紫气也没这样好看！他兴奋地奔过去……

一个时辰后，大伙找到小杨，见他像醉汉一样倒在泥塘里，身

体一阵阵抽搐。岩丙第一个抓住小杨的手，并把他拖出来说：“他碰上毒气了！”

小杨得恶性疟疾，打摆子一夜都打不歇，尽说胡话，人事不知。给他灌进数瓶“帮蚪药水”也毫无作用，第二天一早，他开始屙血旺子。测量队把他送到远处有人家的地方，搭间竹棚给他一人独住，又差人去请太医。第四天后，还是死了。没有人清楚小杨为什么要离开大家，走进那有一个野猪骨架和一具爬满蛆、蚂蚁的马鹿尸首的烂地？死前，他一直昏迷。李德洪派人料理后事，买口棺材就地埋葬，墓前插块木板，待以后来认。

二

国民党政府迁都到重庆，接着南京失守，松井石根的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

这些局势，李德洪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测量过的地方几乎不见人烟，只有野兽让他们紧张的时候，才又恢复某种意识。没有任何通讯联络工具，马匹也没有，如与人世隔绝在原始森林里游荡的一群人。李德洪每天头一件事是记日子，记漏一天，与外面的日期就会对不上号。然而，他们的行踪、进度却是外界注视的一个焦点，关切的程度如将军直接指挥的前锋，随时了解前锋的行进情况。蒋介石的手令一到龙云那里，龙云立即急电转下来，然后，传信员会像从天上飞来一样，突然落在他们眼皮下。于是大家惊喜若狂，群蜂般嗡嗡地把传信员围住，听这人传令，边认真听边细瞧这人的模样、穿着，甚至一举手一抬足，这些都是他们几天议论的内容，够他们反反复复推理、想象、编故事，直至把这入讲白。冬天日短夜长，日头一缩掉，他们就必须挤进树枝棚，有条件时钻百姓山地上的田房，于是他们用议论来忘掉疲劳，驱起心中的寂寞，打法难熬的黑夜，也消除担惊受怕的心理。所以，

“蒋委员长的手令”不传来，他们也盼早一天测完。

李德洪不爱参加议论，大家说得热闹，他在一旁想自己的问题，奇奇怪怪的问题一串串在脑海里走过，没有驻脚多留个时候的。这样本不会有多少烦恼，忧愁，他偏就爱责怪自己，有时把队员的错也算在自己的身上，难于饶恕自己，把许多事闷在心里，无限制地克忍。他的那种负罪感，在小杨死后，渐自显露：“我为什么不把他拉回来？如果不让他去水边，他不会死。这不是我放他走向死地的么？”大家再三劝他，说小杨的死是碰上的。摆衣人信奉小乘佛教，岩丙宽解他，说人是有劫数的，该去的挽不回，不该去的死不掉。

十多天了，他抹不去那民家（即白族）小伙的影子。队里一个叫杨毓仁的，宽脸大眼，也是洱海边的民家人，从县道工程人员养成所毕业，和七八个同学一块分到李德洪测量队。这些天，李德洪主动与他亲近起来，只要和他多在一会，李德洪的心就轻松一截，愉快地谈论事情时，令自己忧烦的影子会消失在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爱说爱讲的人身上。

或许是因为他们测量的线路全都为瘴疠高疟疾之区，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们逐渐珍惜群体，也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大家都在不自觉中比开初亲热起来。

一轮淡红的圆月冒出尾竹丛，很快被雾气围住，洇染成一团轮廓模糊的亮块。果郎河不宽的水面泛着波浪，哗哗的流水声忽高忽低，燥动不安地打扰夜空的安宁。偶尔有打鱼鸟咕咕——，长声划过河面。河边茂密的野芭蕉在微明的月光里，能辨出那肥硕巨大的叶片。李德洪从棚子里出来撒尿，见这景色，动了心，他叫道：“出来烧堆火烤！在棚子里，脚手都冻僵了。”亚热带森林里的冬季，昼夜温差大，太阳出来叮咬人，天黑后要烤火。

河边烧起两堆篝火，大家围着说话，一会儿，一个个的眼皮就耷拉上了，回棚睡觉。李德洪面前的火还很旺，他让杨毓仁陪

自己再坐一会。火焰把他俩照成了红人。

“队副，你二十几？”杨毓仁往火里添树枝，问道。

“比你大几岁，虚岁二十九啦。”李德洪笑着说。

“你屋里的给你添了几口？”

“没有，没有哩。”李德洪在火堆里用树棍掏出一个缺口，让火苗窜高。他停了一会，似乎不想让对方再问这事，说：“讨过来几天，我就出来了，已经一年多两年没能回家。看这抗战的情形，要等滇缅路挖好，我才得回家啰。”

杨毓仁是个口快人，他说：“我分来跟你测路前几天，刚接了亲。”

“是不是丢荷包相中的？”

“我和她，娃娃亲，都是大理城的。嗯，队副……”杨毓仁来了兴致，神秘地说：“你们，媳妇没过门，嗯，那个，见过面没有？”

“你这鬼精子！嘿嘿。”李德洪乐了“我们汉人哪能与你们相比，没过门就好得不得了。”

棚子里有人出来夜尿，见这俩在火边说笑，大叫道：“要给老熊、豹子送肉吃？”

杨毓仁冲那人做了鬼脸：“滚进去吧！”

“走！明天一早要过河。”李德洪撤了火，两人走进棚里。

第二天清晨雾大。

一道几十步长的竹笆桥静横在果郎河上。河水声依旧是那样响。

三十多人的这队伍陆续走近竹笆桥。李德洪和两个傣族汉子先过了桥。因为雾气打湿了桥面，有点滑脚，加上桥没有护栏，李德洪向对面喊道：“过桥还是大意不得啊！”

杨毓仁和岩丙一道，正走上桥，听队副这样小心，故意把桥踩晃。杨毓仁高声说：“水还不到肚脐眼，摔下去，权当洗回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意不得！”李德洪看大家分散成三